

四書論義

繆荃孫太史鑒定

四書論義

光緒二十有七年

上海醉六堂石印

嗚呼有明制義之變至今日而極矣。皇上聖明洞燭前機斷然改弦廣耆文而為采論深簡之士或慮其空言博採論皆文同出一轍是固朕矣朕嘗文之法向學東傳藝不勝言而采論則可謂真好所見擬筆所云雖及系空言之學而其人之志趣識見可占於此視烏印使言更行違其所陳說尚可節取亦足徵其志趣為何必以人而廢言哉。顧舍制義之外又非徒有采論之名也。有故有辭有義有說有書後有講義有平義名目甚夥殆鵲彈述錄其名則曰采論而近海上諸坊家所輯采論之書汗牛充棟盡已目不暇給矣而歎於四書論義則則馬未傳深柳堂主人頗巨為憾爰搜尋書篋得舊存名作若干篇並以近日子弟輩課書院課以千篇不揣鄙陋裒集成編曰公海內同好主人不臣余為不文也而屬余記之因特誌其大畧以見主人之是編洵足為此後試場之嚆矢云余歲在光緒著雅園茂室相之月上澣東海行素生謨并書

例言

一是編雖稱論義而兼采攷辨說之類原非名實之系將以攷辨說諸條可統於論義之中試官命題亦無一定多備名目則應試者閱之可恍然於辨裁之大畧相同初無二致也

一是編所采塾課書院課居十之七其餘則係前人名作蓋自改制而後近人名作甚少搜訪良難故不錄書解舊作而默采近作有識者幸勿笑其訟襲焉

一是編學輯原巨備初學者之階梯但取便於編閱觸類旁通聊為舉一反三之助非供臨場勦襲之用夫非巨為平昔研習之資其中淺深純駁容有互見博雅君子有以是為詭病者南希正之

四書講義目錄

四書總

四書源流考

學庸源流考

大學論

大學平義

中庸說

論語

人不知而不愠講義

務本論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講義

北辰考

父母唯其疾之憂講義

為師論

惟孝友于兄弟論

人不可無信論

江陰繆荃孫筱珊鑒定

論語論仁論

孔門多言求仁之功論

孟子論

孟子論仁論

孔子謂季氏兩章講義

夷狄論

哀公問社於宰我講義

管仲論

其二

一貫論

其二

喻利論

鄭子產論

其二

齊魯一變論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義

三以天下讓義

虛實論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講義

其二

子欲居九夷義

權論

君召使摛章講義

先進於禮樂章講義

仍舊實義

大臣論

復禮論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講義

片言折獄論

選舉論

正名論

孔子請討陳恆論

為人為己說

蘧伯玉論

其二

使乎使乎義

德怨相報論

君子修己以敬論

史魚如矢論

其二

君子不黨論

一言終身可行論

其二

贈臣執國命義

政逮大夫四世辨

忘思難論

學道論

大學

在明明德說

治國先正人心論

格物致知論

格物說

其二

盤銘考

作新民論

中庸

宗廟考

宗廟之禮全節講義

禮樂論

逸民論

諫義

日食論

無訟論

格物窮理說

此之謂自謙義

慎獨說

人莫知其子之惡說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論

郊社論

郊祀論

郊禘說

補嘗說

知恥論

重祿以勸士論

愚明柔強論

其二

孟子

梁惠王移民移粟論

五畝之宅考

省刑罰論

定於一論

曰若寡人者六節講義

其二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說

交鄰國論

其二

轉附朝儔考

其三

明誠兩進論

至誠論

詩云維天之命六句講義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義

其二

明堂考

智慧乘勢論

養氣論

伯夷論

願學孔子論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義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辨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論

其二

國人所不待義

其實齊行一也義

一曰全節講義

厚以養老論

其二

井田論

九河辨

樹藝論

為天下得

夷夏辨

變夷變於夷論

關市之征論

孔子作春秋是一治孟子

其二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論

上卷之述熄而詩亡義

天之高也全節講義

舜禹益避位論

禹都陽城考

伊尹以天下自任論

百里奚五羊辨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講義

不極形之是也

其二

無過糴論

其二

孫叔敖舉於海辨

其二

存心養性義

人不可以無恥論

善政得民財論

其二

愛物弗仁論

兩馬辨

聖之於道也說

論語一書以柳宗元之書考之蓋出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無疑也然論語皆記弟子之字曾子有子獨稱子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曾子有子繼其後則曾子有子之門人共成之也以何平叔之序考之蓋為魯論無疑然鄉黨篇必祭作瓜祭季氏篇夫子稱孔子則齊論間有雜焉者也孟子之書以趙岐之序考之則包羅天地揆敘萬類非其雄才有所不能也以引書之異觀之則取其旨意略其文辭或其大才有所闕略也且安知尚書後出不同者在尚書而不在孟氏乎又安知周禮未成不成者在周禮而不在孟子乎此論語孟子之辨也若夫大學一書朱子所以異於程子者在格物致知章程子取經文定靜安慮本末先後一節置之聽訟知本末之上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故格物致知章無缺然草廬先生謂程子所定則經文一章猶玉璽缺其一角可謂知言者矣而朱子所補莫非程子之意於或問中言之益詳朱子豈敢矛盾於程子哉惟其理之當然而已中庸一書後儒所以議於朱子者在修德凝道章朱子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為尊德性之目所以致知而盡道體之細雙峰曰溫故知新皆知之事不可以溫故為存心敦厚崇禮皆行之事不可以崇禮為致知然以八者皆無力行之事固朱子之小疵而以八者皆為學問之目又饒氏之過論惟呂芸閣陳定宇之說為得其常是豈敢操戈於朱子哉亦具理之當然耳此又大學中庸之辨也是四書者皆聖賢之格言而程子之論不及中庸者無他蓋大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語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先之大學然後有以提挈綱領而盡論語之精微參之論孟然後有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程子之論以學者之功為有緩急之異豈以聖賢之言為有優劣之殊哉

學庸源流考

朱子論大學之傳曰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終始至為精密夫新民之章首接明明德而引之義即明明德也新民之章末接止至善而舉無所不用其極之說即止至善也其文理血脈之貫何如釋明德則始於明德而終於明命明德一節深於一節釋新民則始於自新而終於新民新天命亦一節深一節其淺深始終之精密為何如即是而推之其他無不然矣朱子序中庸之書曰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夫第一章論道之體要而其下十章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十二章論道之費隱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誠明章論誠以為一篇之樞紐三十三章論學以為一篇之歸宿此吳澄之言而四支之所以分也中分為二大節則以性道教之三言知仁勇之三事不可比而同之而第二大支即一大節也第三大支中分為二大節則以誠之有天道人道德之有小德大德不可比而同之而第四大支即一大節也此饒氏之說而六節之所以解也四支之中支支有脈絡之貫通而不相雜六節之中節節有脈絡之貫通而不相判首章略也而所以開一篇之詳末章略也而所以總一篇之詳詳者其細也所以散為萬事九經之屬是也略者其巨也所以合於一理一誠之貫是也即是而推之其他無不然矣究而言之大學之道一敬也朱子謂以是敬而格物致知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是敬而誠意正心修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以是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中庸之道亦誠也朱子謂命者實理之原性者實理之體道者實理之用而教也者所以品節實理位育者理之功效中庸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而費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誠之一字非中庸一篇之樞紐乎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為得孔子之傳。記有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考。學者猶疑信參半。然讀大學書與忠恕一貫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所謂其所以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即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與敬，哀矜教情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即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三代之治異矣。

大學平義

洪人疇

大學之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於孔氏為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傳合而未能求其旨也一以為誤一以為缺舉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於書以為本義固然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即有特識之士發寤於心止於更定其文以與之爭則亦不思之故也誠知其為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為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於其途也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其在逸周書管子韓非子至多本書祭統之十倫孔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也今定為經傳以為二人之辭而首末相應實出一口殆非所以解經也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而中引曾子則又不便於事必如是而後安爾

中庸說

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孔子作易十翼。象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故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即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教人也。欲使智愚賢不肖之倫。去其過不及。而歸於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擇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辭也。擇之而得之。得之而固執之久。之而無時之不用其中。此之謂時中。此之謂依乎中庸矣。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為體。已發為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為用。非時則不和。故博雅訓庸為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即中庸也。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為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以用。其可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弟友。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常然之道。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在易六爻之位。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然而當其用者。三四有時而吉。失其用者。二五有時而凶。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也。故曰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

論語論仁論

阮如澍

孔子為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為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為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尚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耶。今綜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試為之發其凡。曰。自來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人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法。即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能近取譬。即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即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達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為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訥。夫言訥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訥即不仁矣。所以本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以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似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恤民時。則為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叛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相戾者。即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是故孔子之道。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途。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矣。